

評劇表演专业剧目教材

井台会

辽宁戏曲学校編

中国戏剧出版社



評劇表演專業劇目教材(評2)

井台會

遼寧戲曲學校編

劉毅校注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字數7,000印張 $\frac{7}{16}$

1964年1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6000冊

統一書號: 10069·776

定 價: (4)0.06元

前 言

《井台会》是刘智远和李三娘故事中的一段，源出于南曲傳奇《白兔記》中《汲水》和《訴猎》两折。

五代时，刘智远別家投軍，其妻李三娘受兄嫂虐待，每日研磨担水，在磨房中生下一子，起名咬脐郎。因怕被兄嫂杀害，托邻翁送至边关刘智远撫养。十六年后，刘智远領兵鎮守潼台关。一天，咬脐郎到郊外打猎，追赶白兔，与李三娘井台相会，盘問起她的身世，好似自己生母，但又不能冒然相认，返回府中，向刘智远問知实情，夫妻、母子终于团圓相聚。《井台会》只演咬脐郎与李三娘母子井台相会一場。

这本教材是根据辽宁戏曲学校刘洪霞老师的授課本整理的。

人 物

刘承祐(小生) 李三娘(青衣) 王 二(丑)
四軍士

〔回头，冲头。四軍士、王二引刘承祐上。〕

刘承祐 (念) 头戴一頂紫金冠，
身披鎧甲扣連环；
跨下一騎白龙馬，
父子威鎮潼台关。

小王，刘承祐。父王刘智远，鎮守潼台一帶。今当岳氏皇娘寿誕之日，在父王面前討来一哨人馬，去往郊外行圍射猎，猎取獐鹿，好与皇娘祝寿。王二，听令！(大鑼一击)

王 二 参见千岁！

刘承祐 罢了。命你傳令大小三軍，各带鷹鷂細犬，随我郊外行圍射猎去者！(梆子穗)

王 二 喳！三軍們！千岁有令，各带鷹鷂細犬，郊外行圍射猎去者！

四軍士 啊！

刘承祐 与爷带馬！（上馬，急急風，圓場，唱散板）

小王打馬奔荒郊，（串子，梆子穗）

天降大雪賽鵝毛；

三軍們！（大鑼一击）

精神抖擻馬咆哮，

不怕天寒大雪飄。

抖抖絲繩獐鹿找，（小白兔上，過場下）

呀！（冲头，梆子穗）

瞧見了小白兔雪地里逃；

搭上雕翎射下去，

呀！（梆子穗，過門）

白兔帶箭滾下山腰。

吩咐王二把白兔找，（過門，急急風，梆子穗）

打住白兔好還朝。

〔四軍士繞場，追下。〕

李三娘（軟二鑼，搭調）好冷的天哪！（担水桶上，唱大悲調）

数九隆冬雪花飄，（過門）

受苦的李三娘去把水挑；（過門轉慢板）

踏冰雪冒寒風走上井台道……（過門，长

錘，小白兔帶箭跑上，箭落地，白兔跑下）

用手拾起雕翎箭，

翻来复去仔細瞧。

这箭上刻的是丈夫的名姓，

因何故被白兔帶到荒郊？（过門，大鑼一击）

見雕翎想起了儿的父，

滿怀心事上眉梢。

伤心不把別人怨，

埋怨丈夫叫刘高；（轉垛板）

你并州投軍去报效，

拋我在家受煎熬^①。

哥哥待我还罢了，

嫂嫂待我心太刁。

她叫我夜晚研磨到了鸡报曉，

白天挑水十几挑；

粗粮淡飯不管飽，

天寒不管衣裳薄。

丈夫投軍不回轉，

十六年人也不来你那信也未捎。

唉……哎喲，我那回不来的夫哇，（过門）

忍不住双眼珠泪掉。

〔王二上。〕

王 二 （唱散板）

^① 煎熬——受苦难折磨的意思。

叫声貧娘妳听着，
快点还我雕翎箭，
倘若迟延定不饒。

李三娘（唱）給你雕翎倒容易，
你把它来历对我学，
三娘拿箭不放手……

王 二（唱）倒叫王二怒上眉梢。
王二与貧娘来爭吵……

〔馬腿，二人搶箭，被王二夺下。四軍士引刘承祐上。

刘承祐 王二，（大鑼一击）你大胆！（流水，梆子穗，接唱散板）

勒住馬头仔細瞧。
命你追赶小白兔，
为何与貧娘鬧吵吵？

王 二 千岁！（唱）
眼看白兔跑到此，
貧娘她将箭拾着；
我向她要她不給，
因此夺箭請千岁瞧。（递箭。）

刘承祐（接过箭，唱）
接过雕翎箭入鞘，
叫貧娘馬前把話学。（鎖板。）

王 二 呔！那一貧娘，千岁命妳馬前回話，妳要小心了。（大鑼一击）

李三娘 （唱原板）

李三娘在井台正在思想，
只听得人馬鬧吵吵。
他叫我馬前去回話，
鞍前馬后小心着。
战兢兢我把井台下，（过門，长錘，大鑼一击，轉唱二六板）
下了井台用目瞧。
但只見前护后拥多么威武，
一个个耀武揚威亚赛虎彪。
在当中閃出一匹馬，
在馬上坐着一位将英豪。（轉垛板）
只見他太子金盔头上戴。
雉鸡翎尾就在脑后飄；
身穿鎖子連环甲^①，
护心宝鏡放光豪。
左挎弯弓右帶箭，
在馬鞍桥斜挎斬将刀。
看見雕鞍思駿馬，

① 鎖子連环甲——古代战将穿的一种战袍。

想起我儿小姣姣。
我儿不死若在世，
也有軍爷这么老大这么老高。
不想起姣儿还則罢了，
思想起姣儿心中好似扎上了鋼刀，(鄺子)
唉！我的儿呀，(梆子穗)
战兢兢走上前施礼問 好！（撕边一錘，梆子穗）

刘承祐 （唱）貧娘少礼一旁站着。（鎖板）

〔馬嘶，李三娘惊退。

刘承祐 王二，吩咐三軍，山后卸鞍放馬！

王 二 是！三軍們，（大鑼一击）山后卸鞍放馬！

众軍士 啊！（下。）

刘承祐 这一貧娘，这样大雪寒天，你身上衣衫单薄，
因何来到井台打水？家住哪里，姓字名誰？慢慢
讲来！

李三娘 將軍若問哪！（搭調）

听我慢慢地訴来！（夺头，过門，唱慢板）

我家住在徐沛县，

李家庄內我住着；

我父名叫李百万，

我母娘家本姓高。

我哥哥名叫李鴻信，
張春奴就是我那不良的嫂嫂。
自幼配夫劉智遠……（大鑼一擊）

王 二 呔！（舉刀。）

劉承祐 王二，你這算何意？

王 二 她竟敢提起老王爺的名諱來了。

劉承祐 天下同名同姓的人甚多。真乃大胆，（軟二鑼）
放肆！（軟二鑼）還不與我退下！

王 二 是！（五錘，下。）

劉承祐 貧娘不必害怕，慢慢講來。

李三娘 （唱代板）

可吓死个人哪！
父母下世我把不幸遭，
我丈夫投軍并州去，
十六年未把家书捎。
将我撇在徐沛县，
哥嫂家中受煎熬。
哥哥待我情意少，
嫂嫂待我心太刁。
她叫我白天挑水十几担，
夜晚研磨五更敲。
那一日磨房以内生下一子，（轉垛板）

又无剪子又无刀，
万般处在无计奈，
咬断了脐带罗裙包。
又恐怕哥嫂他知道，
哥嫂知道了害儿姣。
多蒙宝成把儿抱，
将姣儿送与丈夫刘高。
到如今不多不少一十六载，
也不知他们父子见着没见着。
唉……我那回不来的夫唉……

哎哟！

我那难见面的姣儿啊……（过门）
这本是以往的实情对你详告。

刘承祐 （夺头，唱二六板）

听她言我心中暗斟酌，
我家的事情她全知道，
她的丈夫也叫刘高。（甩腔）
听她言好似我的亲生母，
莫非说母子相逢在今朝。
说她是我的亲娘到，
为什么岳氏皇娘现在朝？
我左思右想难分晓……

我何不叫她把家书捎，
叫贫娘你既知你的丈夫并州去，
为何不与他把家书捎？

李三娘 (唱) 山又高来路又远，(嘎调)
无人与我把家书捎。

刘承祐 (唱) 贫娘有信只管写，
小王能与你代劳。

李三娘 (唱) 我与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
我岂能把将军贵驾劳。

刘承祐 (唱) 你的丈夫我知晓，
你儿与我同过学，
论起来你是我的老盟母，
盟儿带信也带的着。

李三娘 (唱) 怎么说我的丈夫你知晓，
我儿与你是同学。
我问你，我的姣儿可倒好？

刘承祐 他……好！

李三娘 (唱) 他可有将军你这么高？

刘承祐 他与小王是一样的呀。

李三娘 怎么，一样？

刘承祐 一样！

李三娘 当真？

刘承祐 当真!

李三娘 果然?

刘承祐 果然!

李三娘 (带板)我那难见面的儿呀! (唱垛板)

听说我的姣儿长的好,

可怜为娘见你见不着;

小将军来的可真叫巧,

你把我的苦处对他学。

井台无有文房四宝①,

怎与丈夫把家书捎;(大鑼三击,唱散板)

狠一狠心腸我把中指咬,(崩登仓,咬指,

暈倒。)

刘承祐 盟母啊! (搭調,三鑼,唱散板)

承祐上前忙扶牢,

叫声盟母快甦醒,

咬破中指为哪条?

李三娘 (唱)井台无有文房四宝,

与我的丈夫把血书捎。

八幅罗裙扯半幅,(馬腿,大鑼一击,轉唱垛

板)

蘸着鮮血往上描。

① 文房四宝——即紙、笔、墨、硯。

上写着李氏三娘端肃拜①，
拜上丈夫叫刘高：
自你投军并州去，
撇我在家受煎熬。
你若念在夫妻义，
急速回家把我瞧。
我儿脐郎虽年小，
也当念为娘我受尽折磨苦难熬。
写得我血干珠泪掉，（转散板）
叠了又叠，包了又包。
望将军千万万，你把我的书信带到。

〔四军士、王二暗上。〕

刘承祐 （唱散板）

我与盟母把信捎。
回头便把王二叫！

王二！

王 二 有！

刘承祐 （唱）快快取过狐皮袍。

风雪交加寒刺骨，

与盟母披上免的冻着。（软二锣）

李三娘 多谢小将军！小将军之物，贫娘怎敢使用。

① 端肃拜——致敬之辞。

若被兄嫂知曉，惹出是非，豈不辜負了盟兒一番美意。

刘承祐 有道是恭敬不如從命，待小王相送盟母一程。

(小鑼一击)

李三娘 噯呀！小將軍，這更加使不得了。(上前攔止。)

刘承祐 如此說來，王二代小王打水，相送一程！

王 二 是。(打水。)

李三娘 多謝小將軍！(担水唱散板)

小將軍待奴非比尋常，

莫非說他就是我兒咬臍郎？

臨別再把將軍望。(軟二鑼，過門哭，么二三)

哭一聲，小姣兒，難見面哪！小姣兒！

心中好似扎鋼刀，

一狠心腸回家轉。……(含淚，依依不捨，下。)

刘承祐 送盟母！(冲頭，梆子穗，唱散板)

承祐心中似火燒，

叫三軍，把馬帶！(流水)

回朝去見父王細問根苗。

還朝！

[四击頭，【尾聲】，急急風，同下。]

——劇終